

著 基 爾 高

間之肉骨

譯 夫 拔 郝
跋 代 泯 章

行 印 司 公 版 出 匯 文

骨 肉 之 間

(葉戈爾布萊甫及其其他)

高爾基 著 郝拔夫 譯

文 匯 出 版 公 司 發 行

民 國 廿 九 年 一 月 初 版

中華民國廿九年一月初版。全一冊

每冊實價五角

骨 肉 之 間

Yegor Bulychov and Others
By
Maxim Gorky



原 著 者

高 爾 基

翻 譯 者

郝 拔 夫

發 行 者

郭 少 卿

出 版 者

文 匯 出 版 公 司

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
大廈四〇五號

總發行所

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大廈四〇五號

登場人物

葉戈爾、布萊曹夫

克心尼姪——其妻

佛爾法娜——克心尼姪所生的女兒

亞力山大德娜——妍頭所生的女兒

梅蘭尼姪——尼姑，克心尼姪底妹妹

茲鳳綽夫——佛爾法娜底丈夫

賈勤——茲鳳綽夫底堂弟

莫克、巴史金

法西里、道司契加耶夫

亞里沙威達——道司契加耶夫底妻子

安東林娜——道司契加耶夫前妻所生的女兒

愛列克西——道司契加耶夫前妻所生的兒子

伯佛林——牧師

醫生

喇叭手

蘇布羅瓦——妖婆

普羅波特——妖師

格拉威娜——女僕

泰霞——梅蘭尼婭底侍婢

莫克盧索夫——警官

騙可夫、拉卜契夫——布萊曹夫底乾兒子

登拉特——看守森林的人

第 幕

佈景 一個富商家裏的飯廳。沉重而龐大的家具。寬大的皮製的沙發床。沙發床的旁邊有一個樓梯，通到第二層樓。右角是弄堂——掛着燈籠——，到花園去的出口。冬季裏晴朗的一天。克心尼姪坐在桌旁，擦洗茶具，格拉威娜在弄堂裏燈籠下面摘花。亞力山大德娜走進來，穿着睡衣，赤足拖着拖鞋，沒有梳頭，頭髮是棕黃色，和葉戈爾、布萊曹夫的一樣。

克 啊哈，蘇娜，你還睡……〔蘇娜即亞力山大德娜之簡稱。〕

蘇 不要嚕嘛，沒有用的。格拉沙，端咖啡來吧！喂，報紙在那裏？

格 送到上面佛爾法娜那裏去了。

蘇 拿下來。全家只訂一份，鬼東西！

克 誰是鬼東西？

4
蘇 爸爸在家不？

克 到受傷的那裏去了。誰是鬼東西，茲鳳綽夫兩口子不是？

蘇 是，就是他們（走到電話筒前面，拿起電話筒）一七、六三。

克 哼，我告訴他們，看你怎樣……罵他們哩！

蘇 請安東林亞講話。

克 看你放肆到什麼地步？

蘇 （向電話筒裏說。）是你嗎？安東林娜。滑雪去嗎？不爲什麼？看戲嗎？你拒絕啊！嚶，你這非法的寡婦……好吧！

克 你怎的稱這個姑娘是寡婦呢？

蘇 她的未婚夫不是死了嗎？

克 到底她還是一個姑娘。

蘇 你又怎麼知道呢？

克 吓，不害羞的！

格 （送上咖啡。）報紙佛爾法娜自己拿來。

克 你這大的年紀，知道得多了是不好的。知道得少，就睡得好。我像你這大，什麼也不知道……

蘇 你現在也……

克 吓，你這個東西！

蘇 唔，姐姐來了，走的樣子多麼莊嚴。Bon jour! Madame, Comment Ça Va?

佛 已經十一點了，你還沒有穿衣，還沒有梳頭……

蘇 又來了。

佛 你看見父親溺愛你……他又 unhealthy，你就越發乘機賣乖……

蘇 你這，打算多鬧一回不是？

克 父親的康健，與她有什麼相干？

佛 我一定把你的行為告訴父親……

蘇 預先謝謝你。完了沒有？

佛 你——混蛋。

蘇 不相信。我才不是混蛋。

佛 棕毛的混蛋！

蘇 佛爾法娜，你這完全是白費氣力。

克 看，教訓她吧！

蘇 你的性格也不見得好些。

佛 好吧……好吧……媽媽，到廚房裏去吧，廚子在那裏耍脾氣……

克 你不好受，兒子被打死了。

佛 這不是耍脾氣的理由。現在，被打死的有多少……（二人同下。）

蘇 哼，如果被打死的是她的美人安德列，那可就了不得哩！

格 你也白白地氣他們。快喝吧，我這裏還要收拾。（拿着煎水壺退。蘇娜靠着倚靠坐着，閉上眼睛，兩手撐着她那棕黃色的蓬着頭髮的頸子。）

茲 （從樓梯下來，拖着拖鞋，輕輕地走近蘇娜，從後面摟抱她。）

你默想什麼？棕色的母羊？

蘇 （不睜開眼睛，身子也不動。）不要動我。

茲 爲什麼？這樣你不是好受嗎？你說吧，對不對？好受不是？

蘇 不。

茲 爲什麼？

蘇 放手吧。你裝腔作勢。你並不喜歡我。

茲 要我喜歡，對不對？（樓梯上站着佛爾法娜。）

蘇 如果佛爾法娜知道了……

茲 低聲……（退後，教訓式的說話。）對的……應該自己作主。還得學習。

佛 她寧可講刻薄話，寧可與安東林娜一塊吹肥皂泡……

蘇 吹肥皂泡又怎樣？我愛吹。怎麼，你可惜肥皂嗎？

佛 我倒是可惜你。我不知道——你將怎樣過活？中學校都要你退學……

蘇 不是事實。

佛 你的女朋友——瘋頭瘋腦的。

茲 她想學音樂。

佛 誰？

茲 蘇娜。

蘇 不是事實。我不想學音樂。

佛 你從那裏造出來的？

茲 蘇娜，你不是說過想學音樂嗎？……

蘇 （正退下。）從來沒有說過。

茲 唔……奇怪。不是我自己億想出來的啊！法娜，你太生她的氣……

佛 你也就過於慳慳了。

茲 什麼叫做——『過於？』你本來知道我的計劃……

佛 計劃，倒是計劃，但是我覺得，你的慳慳，有些可疑。

茲 你真荒唐……

佛 真的嗎？荒唐嗎？

茲 你想一想：在這樣最嚴重的時候，却鬧出吃醋的把戲，適宜不適宜？

佛 你下來幹什麼的？

茲 我嗎？這裏……報紙上有一個廣告啊，……看守森林的人來了，他說：農夫們包圍了

狗熊。

佛 登拉特在廚房裏。廣告上說的什麼呢？

茲 這真氣壞人！你怎樣的態度和我談話？難道我是小孩嗎？鬼知道……

佛 不要嚷！大概是父親回來了。你看，你還是這個樣子。

（茲鳳綽夫急忙走上樓去。佛爾法娜迎接着父親。蘇娜穿着綠色的冬天短衣，戴着綠色暖帽，跑近電話筒，布萊曹夫抓着她，默不作聲地攔到懷裏。跟着布萊曹夫進來的，是牧師伯佛林，他穿着淡紫色的法衣。）

布 （桌旁坐下，摟着蘇娜的腰，蘇娜則撫摸着他那金銅色而雜着白的頭髮。）人們死傷得這多，

簡直叫人見着害怕……

伯 一向可好嗎，蘇娜？請你原諒，沒有向你道好……

蘇 伯神父，倒是我應該道好，可是爸爸抓着我，像狗熊一樣……

布 住嘴！蘇娜，要恭敬些！這些民衆，現在怎樣辦呢？在大戰以前，我們的無用的人也過於多了。白白鑽進了這個戰爭……

伯 （歎氣。）這是無上威權的見解。

布 對於日本人，也曾見解得不好，就得到了全世界上的奇恥大辱……

伯 可是戰爭並不僅只破壞，而且也使經驗豐富，同樣也使……

布 有些人是打仗；另一些人就打劫。

伯 加之，沒有上帝的意志，宇宙間連什麼都不能完成，我們的苦惱又有什麼用呢？

布 伯佛林，你不要宣傳了……蘇娜，你預備滑雪去嗎？

蘇 是，我等安東林娜。

布 好吧……要是不去，過五分鐘，我就喚你。

（蘇娜跑上樓去。）

伯 長得像仙女一樣了……

布 就身段來說——好，靈活；可是面孔却不行。她的媽媽是不漂亮的。聰敏得像妖怪一樣，但不漂亮。

伯 亞力山大德娜底面孔……有些特別……並不是不惹人注目。她的生母，是那裏的人？

布 西伯利亞的人。你說，無上的威權……是從上帝那裏來的……還有與這一類的話，而國會又怎樣呢？從那裏來的？

伯 國會嗎？說起來，就是威權本身容許削小牠自己的作用。有許多人說，甚至這是威權本身致命的錯誤，但是，對於我們教堂裏的信徒，却不宜參加這些問題底考究。加之，在我們現代的時候，僧侶肩上是有一種義務：要鼓起勇敢的精神……要加深對天使，對祖國的愛戴……

布 鼓起了人的精神，自己却落到了水井……

伯 你已經知道，我曾說服了我教堂的掌事，叫他擴大歌唱隊，並且也曾與伯特林格將軍商量，請他捐幾個錢來替正在建築的教堂購置一個大鐘，這個教堂，是替與你同名的先帝葉戈爾建築的……

布 他沒有捐嗎？

伯 拒絕了，甚至他還令人難乎爲情的開了玩笑，他說，銅貨嗎？就是團部裏軍樂隊裏的

銅我也不愛！至於你，布先生也該捐幾個來備置大鐘才好，因為你身體不大舒服的緣故，對不對？

布 （起身。）大鐘的響聲，醫不好病。

伯 怎麼知道呢？科學沒有說明病的原因。在外國某些療養所裏，都拿音樂來治病，我曾聽見這樣說過。就在我們這裏，也有消防手，是拿吹喇叭來治病……

布 （笑。）吹的那一種喇叭？

伯 銅的。有人說，很大的喇叭哩！

布 啊，如果很大……就醫得病好嗎？

伯 好像是有效哩！高貴的葉戈爾先生，什麼事都會有的啊。什麼事都會有的。我們是住在黑暗裏，是住在很多的和不可解決的黑暗底陰沉裏。我們看來，似乎是光明呀，而這個光明，是從我們的理智裏來的，但是，你看，只是對於視覺，才覺到光明，至於精神呢，也許只是被理智所蒙蔽着，甚至——消滅了去。

布 (歎氣) 啊, 你的話真多……

伯 (更加興奮) 舉一個例吧, 就拿有福氣的普羅科比來說, 一般庸人都稱他是傻瓜,

但這個男子漢的生活多麼快樂……

布 唉, 你又是這一套……宣傳! 再見吧!

伯 誠心誠意祝你康健。替你禱告……(退。)

布 (摸右脅, 到沙法床前, 呻吟) 豬一樣的東西。拿基督的肉和血吃飽了……格拉威娜!
……呢……

佛 你怎麼樣?

布 沒有什麼。我喚格拉威娜。唉, 你裝飾起來了! 到那裏去?

佛 去看替病好了的人募捐的戲……

布 鼻樑上還要戴上眼鏡嗎? 說眼睛看不見, 只是撒謊, 不過爲的時髦戴着……

佛 爸爸, 你也應該和亞力山大德娜說一說, 她的行動不可救藥, 變得實在十分難受。